

奉詔錄

奉詔錄卷第一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六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參知政事

開元錄回奏 淳熙八年三月

臣昨蒙聖慈遣中使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方罷一項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該載仰惟陛下勤勞萬幾靡皇暇食然猶畱神編簡如此之勤此自古帝王所難能也臣伏料聖意以謂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為鑒但恨臣淺見陋聞不能稱塞明詔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

則見祖宗朝此本尙存近世偶不傳耳再容臣博加詢訪萬一得之別具奏聞伏乞睿鑒

奏知王濱 十月十四日

臣早來恭聞聖諭新利路運判王濱是會屢經言章者否繼宣論所問乃曾爲編脩官不連點水臣竊恐是王質未敢進言退而契勘得本人昨知吉州兩爲察官劉藩覺察一經臣僚言罷今錄全文進呈昨見丞相雄云濱已經宮觀一任錢佃言其無辜王希呂薦其有才且地遠人所憚往所以除授其人見今在此將來引對更在聖鑒臣曾蒙顧問合具奏知

張氏論孟傳御筆 淳熙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近見張氏論孟傳不知是誰作論議如何

回奏

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爲主九成仕至禮部侍郎秦檜以其是趙鼎上客久貶南安軍檜死後嘗起知温州失明奉祠卒

提舉常平御筆 三月十二日

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卿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

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開皇本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真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廢置不一大畧如此神宗皇帝卽位深以務農重穀足國裕民爲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眾謀熙寧二年十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爲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上爲甲頭坊

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成也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卽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鎮等亦皆以爲言三年正月神宗皇帝詔曰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論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密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移書安石至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

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強以青苗錢與小民人得之隨以妄用况
官吏侵剋其弊不一既無償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雜
然紛更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職事與
當時並同緣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之有序未嘗強民
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每路又止一員上下相安有利無
害所患鮮能職思其憂為國長慮仰副聖主孜孜為民之意若
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掄
為愧謹因聖問輒併陳述伏乞睿照

知樞密院事

押潘璋往本軍御筆 九月二十九日

押西兵潘璋既責除之後只在都下遊蕩可令臨安府差使
臣一名兵級二十人押往本軍收管擬指揮來却繳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擬指揮令臨安府差人押潘璋回軍收管容臣
令就密院取見本人元因大理寺勘到情犯責降指揮即便擬
進今先繳回御筆伏乞睿照

改配羅允蹈回奏 十月 日

臣伏準御筆批下王渥奏斷配黎州羅允蹈等擬指揮改配江
東西州軍仰見聖慮宏遠曲盡事宜一面擬定續具繳進蓋恐
諸人見已在路恐與今來指揮相須當徧諭經由路分伏乞睿

照

繳招兵指揮 十月十日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緣聖駕欲興來敢詳奏
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於後所有初六日榻
前納下吳挺彭杲文字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
札與總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
取進止

三衙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關効用破雄威請給其四川省
來只招刺軍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聞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
衣賜之數今若坐此間人數行下却恐互有舉援謂宜且從舊

例併取聖裁

四川軍額文字回奏 十月十三日

臣準御前付下初十日擬四川都統司招填闕額軍士文字三
件奉御筆批並依臣已遵稟施行伏乞睿照

奏通經術之士 十二月十二日

臣近者恭聆玉音令擇通經之士密具姓名來上臣竊惟聖學
高明羣臣莫望特欲清閒之燕使備諮詢而已今侍從臺諫既
加親擢無待薦進臣謹於朝列中擬到二人仰塞明詔開具如
後

一員左司郎中陳居仁孝友溫恭詳練粹雅從政之暇孜孜

於學有日新之益

一員大理司直趙焯通明精審練達世務刻意問學有志事功非碌碌之才

右取進止

鎮江等處軍額回奏

淳熙十年正月九日

臣伏準御筆契勘鎮江建康荆鄂四處軍額即今比去年正月間人數多少十一日將上臣謹遵稟伏乞睿照

奏翟安道步帥指揮

正月十四日

翟安道與落環衛官特轉修武郎除步軍都虞候

奉御筆批依

吳珪等轉官回奏

臣準內侍陳污封下聖旨文字為係吳珪韓侂冑堆塚子轉官指揮令來日將上臣已知稟伏乞睿照

王惟孝添差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準內侍甘宗茂封下御批令契勘承節郎王惟孝合與不合添差事臣謹遵聖訓候朝殿日面奏伏乞睿照

移飛虎軍御筆

五月七日

飛虎軍若以屯田為名令漸出戍荆南如何更與果議之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飛虎軍出戍荆南事昨翟安道屢以此軍分

未正衣糧不及大軍為言臣緣曾聞玉音欲移此軍所以未敢
領畧思為後圖適亦曾與郭杲商量方欲來早面奏今蒙宸翰
仰服聖明惟是以屯田為名恐軍士疑其薄己若只令杲具奏
以謂潭州去三衙太遠密邇荆南乞改隸御前駐劄諸軍就正
軍額支破請給俟^候三數月間杲自措置起發庶幾樂從度杲任
此有餘未審聖意以為然否所有前月翟安道劄子謹具繳進
其飛虎軍人馬數目曲折皆可見伏乞睿照

飛虎軍軍額回奏 五月八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封下聖旨宣諭付還翟安道飛虎軍刺填軍
額文字一件臣已恭領訖伏乞睿照

斷配強盜人數回奏 五月二十日 同施樞密

臣等伏準御筆可試檢討紹興間數年并近數年來斷配強盜
等人若干臣等謹已遵稟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奏池州副都統郝政施為未善 六月一日

臣竊聞池州副統制郝政營繕勞人妨廢教閱初猶疑信相半
今乃知其端的謂如教塲在西門外前後數十年凡經幾帥未
嘗以狹小為言忽自去年拆去舊亭於北隅鑿山二十餘丈面
南別創亭子并挾屋數十楹極其壯麗自八月至十二月督促
五軍用火把夜作不勝其勞又於宅堂西造旱船衙門前置直
武堂過街棚統制客館房廊屋數百間果河所用又蓮花池舊

有屋數十間足以牧養病馬今春以來悉行撤去自湖中至後軍寨剏築堤堰五六十丈廣七丈高三丈每一兵要瓦礫三十擔竹篠五擔日役數千人初欲造屋三百間知眾論籍籍却乃揭榜通衢云已曾奏知今宜造二百間明春更造一百間專欲養馬文飾欺罔有如此者池西既起大亭池東又起大館剏造回易殆六十餘所下至油鹽醬醋皆令軍人坐鋪出賣專事土木務爲美觀經營貨財甚於商賈其下不勝其苦至有自縊而死委是妨廢教閱隳損軍政欲望聖慈更加詢訪嚴賜戒飭施行取進止

有旨令政具析并委江東運副趙師夔體究

宋亮等差除御筆

七月七日

宋亮極熟淮東利害可勝總管辛堅之可除環衛司公度却改差淮西總管可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擬宋亮辛堅之司公度除目謹已遵稟一面擬進但宋亮正是成忠郎其官大小今既有諸司薦又蒙聖召對若除一閣門祇候充總管庶可比大使臣似未爲過如合聖意即乞批降一就擬入其司公度待辛堅之闕本二本今改淮西莫須替李彥孚否彥孚已到任比堅之闕亦自減了兩月并取聖裁

奏御批卿所奏甚好但恐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祇候有此少疑却奏來

同日回奏

天聖二年上封者言真宗時置諸路提點刑獄以閣門祇候同充近年多有陳乞走馬承受亦以三年為例不問有無才幹並特轉閣門祇候欲望自今供奉官在京及外任自來差閣門祇候幹當去處令樞密院相度選差侍禁以上使臣充填從之并侍禁並是嘉祐八年李端懿奏近歲閣門祇候以上領在京今之小使臣差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自今一任在京一任在外從之熙寧四年閣門言通事舍人閣門祇候全少慣熟之人乞擇

閣門祇候諸般祇應以看班祇候為名候及五年與正除並在閣門祇候班後不得帶出外任差遣

臣再蒙御批詢問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祇候臣已檢照祖宗典故具在別幅臣契勘武臣外任帶閣門祇候猶文臣直秘閣耳不拘大小使臣也熙寧中設看班員額專令供職閣門不許帶出外任雖乾道曾有近制亦恐謂上殿應之人臣適恐稽滯除目先已擬進宋亮等差遣今取聖裁

宣示袁樞奏劄回奏 七月十一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袁樞奏劄既事迹如此誠如聖諭難為困

施行欲俟來早稟聽睿斷其奏先以繳進伏乞睿照

獎諭御筆 七月十三日

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

回奏

臣庸愚不肖誤被陛下特達之知臨事不敢有所避就任意直前庶幾事君無隱之誼常恐輕脫寡謀重干大戾日夜震栗不謂反蒙睿獎臣實無以當之下情不勝感激惶懼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付下郝政文字回奏 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郝政文字一件臣已詳覽訖聞與岳甫近因祈

雨頗相戲侮甫遂有狀申三省樞密院說政招軍騷擾臣謂偏詞未可盡信兼政既被召自不須更為已甚所以未敢進呈政必探得甫有文字故來奏辨臣並已封起候二十五日將上稟聽聖訓伏乞睿照

陳昱差遣回奏 七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御筆為陳昱乞幹辦御輦院替霍漢臣合臣契勘正闕將上臣謹遵聖訓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宣示吳挺御札回奏 同日 樞密院

臣等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伏蒙聖慈宣示賜吳挺御札副本臣等竊觀漢之光武再興炎祚手迹賜方國一札十行璽書

至河西明見萬里著在方冊以爲美談。今陛下宸翰昭回盈於簡牘，駕御將帥之術，獎勵並施，周知士卒之情，威愛兼濟。聖謨炳煥，與漢同符。臣等伏讀再三，無任嘆仰榮幸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

報行看班祇候御筆 七月二十九日

改正閤門看班祇候指揮可錄黃仍報行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仰見陛下至公無私，足垂法於萬世。臣謹當遵稟聖訓，錄黃報行，伏乞睿照。

審張^詔紹差除 八月七日

臣等伏視御筆，共審聖躬康和。且夕御殿，臣等下情無任欣躍。密院別無緊急文字，止是張^詔紹到已累日，未審聖意，決令往池州。否若或無疑，欲乞早賜批降指揮，却續引對。庶令軍中知除統帥免致疑惑，更取聖裁。

午時封入未時奏。御筆批張^詔紹可差充池州都統，制爲奏事。未得令疾速發遣。

宣示吳挺奏狀回奏 八月二十六日

臣等伏蒙聖恩，宣示吳挺回奏一忤。臣等仰惟陛下堯言行遠，舜智燭幽，坐令萬里之將，臣祇稟九重之英斷。旣寬西顧，亦免後圖。臣等無任欽仰之至。

公與江州副都統趙永寧轉官十月七日

臣伏準御批趙永寧差充江州副都統制已日下施行訖昨晚
偶檢永寧脚色見其方是秉義郎既為主帥陞官不宜太卑臣
妄有二說不敢對眾敷奏蓋因欲永寧降辭聖慈特賜宣諭使
之愈更感勵以圖報塞今具如後

一據脚色永寧初年隨母再嫁左武大夫盧廣紹興二十五
年廣作親男奏補保義郎節次轉至從義郎至淳熙五年
永寧受官已二十餘年偶因其母臨終方說與永寧元係
拱衛大夫趙立之子永寧遂情愿歸宗只受父致仕恩澤
就減五官作保義郎所以從軍雖久官品尚卑今若出自

聖意明言從軍已久曾經戰陣於就減五官中還與兩官
即是修武郎庶幾事體稍重

一昨來翟安道初為步帥以其官是秉義故除郎將以寵之
今江上諸軍皆屬御前若令永寧帶一環衛官副都統俟
年歲間職事脩舉然後依安道例落環衛而增其秩亦足
增重事權於賞不僭

右臣偶有管見不敢不奏可否與行恭俟聖裁

午時封入申時內批趙永寧從軍已久曾經戰陣今除副帥
可於就減五官內特還兩官

殿步帥推恩回奏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御筆近日閱武庫陣整嚴殿步帥可量加推恩否密奏
 來臣契勸淳熙四年十二月茅灘大閱次年二月初殿前副都
 指揮使王友直用此陞都指揮使蓋友直官至節鉞別無可遷
 所以特陞差遣今郭棣方是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往者經除
 副都指揮使已是超擢今無緣更加都字若陛下以閱武整嚴
 特於陞官遙郡上量加推恩無不可者並棣自淳熙五年十一
 月除殿帥至今實歷五年首尾六年仍用此為說自無議論乃
 如翟安道方於今年正月除都虞候帶轉兩官既非久次又前
 日入陣分合專用殿司人騎其步司軍馬止於擺列無施設或
 聖意不欲獨遣謂宜量加錫賜之類臣仰蒙聖問妄述愚慮伏

俟聖裁

擇代雷世方回奏

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吳琚奏狀令議擇人代雷世方謹已遵稟來
 日將上取旨伏乞睿照

擇鎮江帥御筆

閏十一月五日

今擇鎮江帥詳知其為人者無如翟安道但步帥未見其人
 卿亦與郭棣議之其人不謬舉先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問及步帥及潤帥事知人則哲難逃聖鑒在臣敢
 不竭千一之愚仰禱宸慮方要奏稟招郭棣至私第詳議曲折

蓋其間有一二事合當審細又不欲請來都堂恐動觀聽已遣人約棣候商量定今晚或來早以聞伏乞睿照

同日回奏

臣適與郭棣商量謂鎮江統帥兼領武鋒事體極不輕若聖諭輟翟安道以往別藉三衙之重服兩軍之情甚為允當所有步司却欲召用郭鈞蓋鈞之所長能以公心撫士卒而其所短乃是待僚佐簡傲且素來憎疾之臣謗罵紛然蓋起於此使在外鎮無人彈壓作事或有過當若處之宿衛則傲無所施而訓齊可必郭棣所言與臣所聞偶爾相同更當決於聖訓謹先此密啟餘候來日面奏伏乞睿照

乞與鎮江都統翟安道轉官 閏十一月九日

臣契勘鎮江統帥事體至重翟安道見係敦武郎若以輟自三衙出專方面與轉一官卽是副使比之尋常文臣自內除守帥特昇職名不為無說兼昨來岳建壽自此往鄂州尋亦加恩伏想聖意已有所處臣適聞聖諭安道今日朝辭所以冒陳愚慮欲得面授恩旨伏俟聖裁

奉御批翟安道新除步帥已曾轉官今來未須推恩唯有韓寶韓世忠舊部曲人頗信服作副帥累年今因缺主帥可量與推恩卿以為何如却奏來

同日回奏

臣伏準御筆翟安道新除步帥已曾推恩誠如聖諭韓宿將自淳熙四年為副帥人頗信服陛下欲與推恩此非愚臣思慮所及唯知仰歎聖明寶今官是右武大夫帶高州刺史若量與推恩極為允當伏聽處分

奉御批與遙郡上或轉一官或轉兩官卿斟酌擬指揮來

擬韓寶轉遙團指揮

韓寶眾推舊人久任副帥可特轉遙郡團練使依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同日回奏

臣恭準御筆令斟酌韓寶推恩臣且欲遷遙郡一官擬到拒擢

在前聖意或轉遙防亦無不可如得允當乞批降付樞密院施行伏聽處分

郭鈞差除御筆 閏十一月十六日

郭鈞除環衛兼權侍衛步軍司職事有無主管二字卿照例擬指揮進入

回奏

臣恭準聖訓照得翟安道近例係御前兼義郎右領軍衛郎將兼權馬步軍司職事今郭鈞官是正使仍帶遙郡合陳其衛將軍兼權侍衛馬步軍司職事不須主管二字乞就來日吉辰批出伏取聖裁

劉允中添差回奏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劉允中乞添差浙西路錢文字鈐一件令臣契

勘得將上臣謹遵稟聖訓來日進呈伏乞睿照

張薦敘官回奏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伏領御批付下張薦敘官文字一件朝殿日恭稟聖訓將上伏乞睿照

奏知館伴傳旨事 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臣等昨蒙宣諭館伴副使蔡鎬在館不肯過位傳旨事今日施溫舒同蔡鎬來相見臣等面詰其由果是初八日掌儀王舜臣請過北使位諭以初九日朝辭蔡鎬云前日過位乃提舉官兩

臣同傳聖旨方敢去今日未曾得旨若便過彼恐體面未是以此未敢前去溫舒知掌儀無緣敢出已意必須承受官已曾稟旨遂相約過位今鎬自知山野極為恐懼欲待罪又不敢謹具奏知

徐賀差遣回奏 正月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忠訓郎徐賀特改差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替江梓王將來到任成資闕令臣契勘差得差不得奏來臣契勘上件果闕三省於文武臣中通差若文臣係京朝官即差知縣資序人亦或差選人令錄職官資序者若武臣即合差關升親民資序人今來徐賀方係監當序資格未應入所以乞特差者

鳳鳴閣詩集
卷一
七
蓋前後間有此例耳仰乞睿照

鎮江衣絹御筆 正月十九日

鎮江府軍額比去年不增而今年衣絹多何也別日面奏

回奏

臣伏準御批鎮江今年春衣數令臣別日面奏臣謹遵稟伏乞
睿照

劉國瑞文字回奏 二月七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得旨封下劉國瑞文字一件臣一面遵稟聖
諭訓來早具檢進呈其文字隨奏繳進伏乞睿照

議鄂州軍帥御筆 二月九日

今欲遷郭杲鄂州都統制副帥目下未有人且令杲兼江陵
都統制卿以為如何却奏來

回奏

臣連日奏知武昌折正欲宸衷及早謀帥今準御批欲遷郭杲
都統制仰服聖明惟是副帥目下雖未有人但襄陽去歲極旱
江陵老小驟移過彼適值物貴其間亦有甚安居者正藉帥臣
彈壓撫摩年歲間方能定疊又措置水渠及新舊屯田之初事
緒頗多亦恐難就鄂州遙度見今荆鄂統制官臣於暇時頗嘗
密行詢訪昨岳建壽薦到閩世雄陛下欲畱在此臣奏不若且
令歸彼準備緩急蓋兵將官稱之者多然却未曾詢問郭杲恐

其未相諳悉有牛僕者是臯之子王宣之壻臣雖不識其面甚
知子細久之在襄陽曾隨王宣立戰功於汝州確山解圍蔡州隆興
 二年拒虜人於陂子河過橋破敵尤為雋偉郭臯薦章云寬嚴
 得體廉約自將恪於奉公長於禦眾因此召審察畱之殿司若
 用為副令就戍襄陽益有三利一則在彼立功軍中信服二則
 乘勢置副將來免至創差三是郭臯所薦臯必欣然無疑僕亦
 不敢更張其規模未審聖意以為然否或未欲徑付一而且令
 帶殿司統制兼權看其施設徐議除授亦未為晚臣既蒙聖問
 輒罄竭愚慮更取聖裁
 奉御批牛僕為副帥甚當卿擬指揮

同日回奏

臣恭稟聖訓擬到荆鄂帥指揮具在別幅帥雖戍襄陽例帶江
 陵駐劄所有二人限幾日起發或令郭臯候牛僕到日起發一
 節乞就賜處分

奉旨郭臯可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
 駐劄牛僕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江陵
 府駐劄

與蔡戡咨目 二月十八日

二月日奏事得旨訪聞劉光祖在九江繼皇甫侗廢壞紀律之後一時
 雖能尙嚴然畧無恩義拊存士卒已不相安未期月間貪心既

生惟利是務自此威令頓弛甚於前人專任將官雷旣為腹心公肆掊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安與修造大破物料價值擅役官兵於興國軍管下買山伐木多至千餘人少不下五百人造成解械義率多人已作院日役匠軍二千餘人光祖家時時點茶與之洎至月頭收掠茶錢貪猥之狀不可悉數九江巡尉司管獲販私茶人乃是本軍出戍官兵守臣韓康卿親自引問名稱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納別無營運只得販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其人怨怒號訴靡所不言康卿憐而釋之此類皆有實迹逮被命改除用七百人搬擔行李三晝夜不絕黑光窗榻至七百餘片

臣等稱是帑藏為之一空節次開落官馬私自帶行者七十餘匹故臨行所至貼匿名書疏其過惡未審果如何聖上專委總領密切體究請一面具奏

宣示蜀帥親札御筆

三月初四日錄白親札附

錄白付蜀中三帥親札宣示卿等看訖却繳進來

錄白親札

將來虜人或有侵犯口國家或為進取之策先於何路出師合取是何要地昨者興師主帥愚謬舉措無謀宜為深戒卿今次可體趙克國圖上方畧之意條其利害親書奏來毋得輕泄賜吳挺郭鈞彭杲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札付蜀中三帥副本臣等仰見陛下睿謀經遠聖畧沉幾非徒示興王之規模亦欲知諸將之能否臣等齋心展誦如窺河洛圖書之秘下情不勝榮幸謹遵聖訓却具繳進伏乞睿照

繳進廣西文字御筆 三月八日

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却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下詢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謹具繳進欲乞聖覽訖却賜降下蓋土丁一項通年教閱只自去年方令逐鄉按

習恐是州郡闕乏故欲省費又自淳熙五年諸州申見管人數之後至今累年一向不曾契勘有無增減皆合稟旨行下伏乞睿照

同日回奏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廣西利害文字一宗臣已恭領來早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一終 甲子三月三日 據冊寫本 校記

--	--	--

奉詔錄卷第二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七

邑後學歐陽棻介卿重刊

知樞密院事

付下蔡戡文字回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封下蔡戡文字一件臣已祇領來
早進呈伏乞睿照

移義勝軍御筆

四月三日

兩月前聞虜主巡幸欲移義勝軍赴襄陽府駐札唐鄧一帶
用騎之地兼郭杲能駕馭之金商山險非所長也今聞遺火
屋宇幾盡適當此時恐或天啟之乎卿可因此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欲因義勝軍遺火令擬指揮遷來襄陽仰見聖慮闊遠因天意以修人事不勝嘆仰緣此軍今在興元路經洋州金州方至襄陽恐須先計人馬數目令郭杲牛僕預料屋宇之數庶幾至者如歸蓋臣聞得因去年移荆南人馬及家累之後寨屋殊無空隙臣今欲擬兩項指揮其一與彭杲明言義勝軍火後難雖再起寨屋終慮草創襄陽營舍見成欲令本將移屯前來仰先次開具人馬及家累數目襄陽當議優支盤費及犒設其一諭郭杲牛僕以移義勝軍之意令其具空閒營舍若干可與安泊如合聖意容臣續便擬進免至

懇道更取聖裁

奏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試先擬兩指揮付彭杲郭杲等先行計料未宜忽遽起發

繳義勝軍指揮奏 四月四日

臣恭稟聖訓擬到義勝軍指揮兩項總領所既已支錢今來又欲移屯即前日優恤文字竊慮未須行出其免尅還借請却是一件恩意輒欲添入日今已是四月文移往復便當盛暑所以用秋涼之語或未允當恭候改定或初六日面聽處分併取聖裁

奏御批並依劄子金字牌發

興元指揮

興元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申義勝軍將第二隊於二月一日夜遣火軍前延燒過本將營舍草屋三百餘間已將被火之家第特支過錢引二千九百六道及支撥官錢收買合用茅草竹木差撥軍兵併工修葺屋舍應副被火之家居住又據四川總領所申本所已將被火人每家支給錢引五道并借支請受一月分作五箇月尅還併利東路安撫司亦已支犒訖

右某月日奉聖旨義勝軍係忠義來歸之人仰彭杲更切多方存恤其總領所借請一月可特免尅還尙慮新葺屋宇草創已令襄陽府踏逐見成營舍候至秋涼當議優支犒設路費許同家屬移戍仍先次開具本將見管將佐人馬及各家老小數目聞奏

荆鄂都統司指揮

奉聖旨興元義勝軍皆係歸正之人忠勇可用其馬步軍共約五七百家近於二月一日本將遣火屋宇被焚雖別行葺造終是草創今欲令改隸荆鄂軍仰郭杲同牛僕於襄陽府踏逐空閒寨屋同候今秋移戍仍先次條具合行事件以聞

郭棣劄子回奏 四月五日

臣昨蒙付下郭棣奏劄準御批恐有可照應事宜施行今具下

頂

一興元府屯駐義勝軍已得處分外金州者有幹里刺等四十餘人未審候將來義勝軍起發過金州日令一就同來襄陽惟復各項津發今合先降指揮

一郭棣乞權免起發西兵一年庶幾四川總領所不至重疊應副錢糧今取進止

奉御批金州義勝軍一就起發西兵免起一年

問金陵統制相爭御筆四月十六日

忘記令汝誼體究建康兩統制相爭事指揮卿奏來

回奏

臣等謹將汝誼體究建康統制相爭指揮令臣奏來臣恭稟聖訓錄在別幅伏乞睿照

錄白指揮

訪聞建康府駐札御前左軍統制李浩遊奕軍統領闕再輒對副都統制語言紛爭全無忌憚可令趙汝誼究實聞奏其劉光祖略不彈壓仰具析以聞

繳彭杲書草奏五月十七日

臣等今擬到興元彭杲書草進呈乞伏賜詳覽未有穩處恭錄候聖訓或十九日別取進止

奉御筆書本甚詳備

與彭杲書草

五月十六日後嚴奏專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朝廷使喚自大安軍登舟免陟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指揮屯駐出處足見思慮詳審甚副闔寄聖意本謂此軍並係契丹渤海漢兒昨者憤疾金虜慕向本朝相率來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待他日之用近報虜主遠還上京深慮向去別有事宜如此軍每以報國為心恐緩急地遠難於調發兼蜀塞險阻不便馳驅故移荆鄂庶展長技今秋涼尚遠猶可商量都統宜明以此意詢察眾情若欣然願遷當依來奏改行近裏水路

上令就荆鄂間屯駐或眾人只欲畱彼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州都統司亦可就近達此曲折恐發遞遲滯須具回奏遣人星夜前來別俟處分

付下彭杲書草回奏 五月十八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彭杲書草即便修寫遣行仰乞睿照

繳趙汝誼咨目奏 五月十九日

臣適奉聖訓體究蘇謬事今欲作咨目付趙汝誼謹先具草進呈未審當否伏乞處分

奉御批依

與趙汝誼咨目

五月十九日得旨聞蘇諤酒席間會批雷世賢頰委總領密切體究請徑自聞奏

張國珍轉官回奏 五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張國珍轉官指揮極為允當已遵聖訓一面施行其葛邲文字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問陳侃御筆 五月二十五日

聞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冲所窘令送安撫司根勘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船隻却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冲所窘令送安撫司

相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窮治鹽城民戶陳本打造海船軍器下海興販一面結案合斷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問因本家經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臣以本人既是民兵首領事關邊防難與尋常推船下海私置軍器一例行遣遂於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部民固難沮抑而邊防所係亦當濶畧欲移鄰郡揚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場當時蒙聖諭以爲允當即已行下聞鄭良嗣具曉此意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船隻今聖意若欲早了卽來早面奏再降指揮催促揚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睿照

黎州馬政奏

臣適見宇文玠傳聖諭商量黎州馬政臣屢會奏知虛恨蠻自來只就嘉州賣馬淳熙七年因黎州權守李福謙創許其就本州入中緣此引惹至今中馬不絕今來畱正所奏乃蠻王自欲入城規圖犒勞非是不許其買馬宇文玠云初不知此曲折將謂元未會許賣馬故欲量許以示羈縻臣亦告以札下諸司措置事理价甚以為然臣又再三思之蠻王知教閱土丁未成倫理而黎州四月開場發回西兵所以敢來嘗試今既詰問諸司將來未必不乞開場月分依舊存畱西兵以示彈壓或恐別有長策勢須俟其回奏畱旨施行合具奏知

移書王卿月等奏

同日五月二十五日

臣昨聞聖諭襄陽王卿月臣亦曾詢其人雖無甚執守然元龍武舉又通文藝比之常人粗可驅使只有一事素好下棋適遇副江溥性亦嗜此往往聚會過多妨廢職業尋常又難獨遣都統以此未免相陪頃牛僕赴任臣曾告以少赴筵會恐軍士生心蓋謂是也若聖意別擇人代卿月則固無說或未有人臣密以私書與卿月溥云時節宴會欲通人情况在邊藩尤不可闕於非時棋飲必妨職事且費錢物唐人賦詩偶云長日惟銷一局棋朝廷尚不肯付之郡寄况因此數宴飲乎得旨密令戒諭請一面具回奏如合聖意即徑移書衆中不敢及此更取聖

裁

奉御批卿宜作書戒之此非投壺雅歌之時也仍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

又欲作書與牛僕王希呂奏 五月二十七日

一臣伏準御批令臣作書戒王卿月江溥以今日非投壺雅歌之時謹遵聖訓所有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尤為急務臣更欲作一書與牛僕亦論此意如或可行別具檢進呈
一臣昨稟淮西地分未有成說固知聖明臨時自有區處但今之將帥鮮能素定規模如古之名將若不預加警策緩急恐費指縱臣意欲作書或自御前降旨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等問以將來或有守禦攻討其方畧如何使之相度地勢精思熟講以備應變雖未必皆能盡善亦須畱心措畫不敢畧未審聖意以為然否如或可行容臣別具檢進呈右二事並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卿作書與之

回奏 六月一日

臣伏準御批令作書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牛僕等問以邊防事宜欲臣來日具檢進呈然後遣發伏乞睿照

繳王卿月等書草 六月二日

臣已嘗奏知擬到與王卿月王希呂等書草謹具進呈乞賜睿

覽改定付出或大意有未當容朝殿日稟旨伏乞聖裁

奉御批並允當

王卿月江溥書草

襄漢密邇宛洛屏蔽荊州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或為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備禦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以邊防事宜切須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益存事體通人情理不可廢至^於某飲平時尚妨職業况今日非雅歌投壺之時乎皆得旨宣諭請一面自具^回奏

牛僕同前不用棋飲却添此段

修

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密邇中原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或為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禦備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熟講^{元奏}作慮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趙克國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無言不酬者苟非

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雋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

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密邇中原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既遷都將來或為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禦備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將來

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熟講^{元奏}作慮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

秦易併趙克國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無言不酬者苟非

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雋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

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雋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

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雋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

措置事件

郭鈞書中仍令諭意梁師雄

回奏 六月三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元進王卿月等書草臣一面條寫遣去伏乞
審照

御批付下王蘭奏劄 六月

禮部侍郎王蘭奏武臣落階官人節臣檢照隆興元年措置諸
軍立功激勸內一項因戰功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
見帶遙郡人合重功力除授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却合自正
任刺史以上除授此陛下所自定也今以作戰功之人帶遙郡
而落階官者承宣即得承宣防禦即得防禦無乃大超越而

前日措置大相背戾乎若隨其所帶稍鐫等級而授之亦不失
為聖恩

奉御批卿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謹具錄在別幅同元批繳

進伏乞審照

樞密使

李彥穎文字回奏 六月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李彥穎文字一件付臣謹已知
稟十八日將上伏乞審照

雷世賢劄子回奏二十七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雷世賢奏劄臣謹當類聚候諸處奏劄文字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王希呂劄子回奏二十七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王希呂奏劄臣已祇領更候郭鈞梁師雄條具到謹當逐一奏稟伏乞睿照

審權步帥七月五日

臣等契勘步司闕官昨日曾蒙聖諭今早未及稟旨若召梁師雄即欲札下張國珍且權暫管管印記聽候指揮其中軍統制閻世雄偶以昨晚到軍聖意或令暫權即候處分別擬指揮進入

蓋印記未有人收不容少緩伏取進止

奉御批可召梁師雄令張國珍暫權

論除鎮江都統

臣近者恭聆聖訓謂翟安道在鎮江勢已難安此眾論之所同無可疑者但此軍與金陵武昌皆為重任非池江襄陽之比一則財賦積弊久費料理二則歸正雜居不易安存三則地分濶遠近曰並是衝要且朱振又復身故武鋒一軍尙未有人凡此數端若付新建竊恐未孚眾論欲望聖慈深軫淵衷少緩旬日審而後行庶得允當臣以事體重大密具奏知伏乞睿照

諸軍衙兵御筆七月九日

諸軍衙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帥其間至於看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此有少疑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愚所及臣本謂看馬荷轎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庄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止緣向來指揮迫切一且改革幸改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恐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却恐臨事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招拾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模臣惟知歎

仰而已今欲乞付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裁

夏俊弩樣回奏 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弩一張極不快便即容交選夏俊之子伏乞睿照

李棣別具到闕回奏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秉義郎李棣令別踏逐差遣謹遵聖訓即告示本人候別具到闕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郭鈞彭杲文字回奏 七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郭鈞彭杲文字各一件謹

已祇領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具王卿月所奏及探虜中事宜御筆 八月五日

王卿月奏到利害如何卿寫其畧來可寫與時佐令探河南
統軍烏林答天賜軍情如何并問天賜終日所為何事更問
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此事果有否

回奏

臣昨蒙聖問王卿月奏到利害大要謂襄陽可以守可以進取
而專言兵少緣是時牛僕無恙故其說與今又是不合臣方籌
度欲奏稟間偶值易帥既改除閻世雄則卿月所論復難膠柱
臣兩日再三論世雄以荆鄂本是一家須鄂州日凡百先與都

鈔本朕偏以行

于細商量仍曲盡事長之禮務要同心為國緩急首尾相應
必無不濟更俟數日參酌卿月文字續具奏稟次烏林答天賜
軍情并其所為與夫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等事容
臣一面作書與時佐探問伏乞睿照

察劉瑞仁御筆 八月七日

御史劉瑞仁觀其無驕氣與應對言語磊落否續奏來

回奏

臣適遵聖訓喚劉瑞仁相見全無驕氣應對語言雖無風采却
不山野亦磊落間會隨盡經入國作上節伏乞睿照

時佐探報回奏 八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時佐探報虜主支散上京年七十以上人奏禮一件臣已祇領訖伏乞睿照

奏金星已過躔度九月九日

臣連日三省言陛下聖德冠於百王星文必不示異既而昏度皆陰略無所覩昨日仰蒙聖諭臣未敢拜賀者蓋初七夜雖約已過度然金行遲後相去猶近夜來又復陰雨今晚已在一度之外矣臣通夕欣慶幾於忘寐謹附此敘爵躍之情伏乞睿照

權收刺殿前司子弟御筆 九月二十日

問殿前司子弟欲要收刺緣未得指揮遂結集欲攔宰相下狀今來與權收刺一次同指揮付卿此却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德寶批收招刺殿前司子弟即已施行所有御筆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張子習差遣回奏 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張子習乞差遣文字臣謹遵聖訓來早契勘將上伏乞睿照

蕭鷓巴陳乞回奏 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蕭鷓巴陳乞趙善蘊添差文字一件謹已祇領來日將上伏乞睿照

興州具奏 三月三日發當 月十八日遞到興州

此條在陸子政用

一合取要地無踰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鳳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成州阜郊又金州之師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虛實今未可預定以臣管見雖將來一路當先出亦須三路俱進以爲之援

一虜自用兵以來前後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翔之兵經寶鷄和尚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寶鷄和尚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糧進取長安若破秦州即可直據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爲我有

一虜或爲恃五路糧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時止可固守原堡然後設方略攻其所必救以致虜

一庚申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涇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戍彼已不疑若以更戍爲名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正三十里一日可得旣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餘熙鞏蘭會全無守禦量遣人兵即可撫定若鳳翔來援可逆擊破之

錄白付吳挺御筆

比覽卿來上關陝地圖奏陳虜兵平昔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餘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

禦量遣人馬即可撫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若以卿言恐異日未爲得計尋檢會吳璘王之望所奏前後累章備見辛巳出師秦州德順捨重取輕首尾失據應援遼遠幾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致無功致令王彥吳拱捨荆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轍可復蹈哉今蜀門重兵已隸於卿次則興元次則金州異時卿等當謀會三路之師以奇以正進則攻取虜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衝卿更宜審取良謀勉思成績勿以向時一時之誤不爲後事之戒

興元彭杲奏

臣三月十日六日未時準三月三日元字號御筆將來虜人云云

一臣所管關隘自洋至鳳向北一帶諸谷多有小路通彼界上須輕兵把截惟大散關是出師正路宜以重兵守之以張聲勢其大散之前最緊無如和尚原若攻之恐費兵力臣欲揚聲取原實以奇兵西出驀關取大蟲嶺東出隔芽關取五丈原下瞰鳳翔出兵夾擊其糧道則和尚原兵必解然後占據次圖進取

一鳳翔虜人重地乃五路腹心和尙原之兵旣解臣當徑取鳳翔會兩路兵取秦隴金州兵取商虢又須令金州軍馬以重兵取大慶橋及潼關中斷虜之來路以使其聲援隔絕可取關中

一攻守糧食為先計辦以新易陳

錄白付彭杲御筆

比覽卿奏欲以輕兵守南山諸谷以重兵駐大散關張聲勢取和尚原奇兵就興元地分出武休關隔茅關趨斜谷取五丈原瞰鳳翔出兵夾擊今照得卿之屯所正係南山一帶形勢與吳挺協謀熟議迭分奇正兩軍犄角以戰以守無失機變務收全勝無如辛巳之舉互挾私嫌不為國計勞師無功竟貽後悔卿更宜無墮忠勤益修戎備勉圖異日之効

金州傅鈞奏

三月十四日未時收三月三日金_字牌三路之兵虜常以興州

為重若伺其兵糧未集先出大散關奪彼之氣必須駭懼臣謂興州兵可於鳳州先出據和尚原取寶雞下瞰鳳翔彼必以重兵與興州兵相綴然後以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合勢伺隙長安中原必有豪傑為應當以重賞高爵悅其心分彼之勢間遣奇兵據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絕東西往來之路然三路亦須首尾相援

錄白付傅鈞御筆

比覽卿奏虜之巢穴不過鳳翔長安此為合要取地虜人必以重兵與興州之兵相綴然後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

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兩軍合勢伺隙進取
卿今所隸邊面連亘南山諸谷出奇應變皆得便利異時有
警正欲首取商於之地分據要害徑圖關中固宜與興元之
兵連營合勢處審取事機併力攻取卿與彭杲義先協和同心
比議益思長策共濟公家

付下蜀中三帥劄子并錄白御筆回奏 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彭杲傅鈞三奏并謄
錄御筆各一件臣伏讀再三仰見睿謨經遠策勵將帥明見萬
里之外不勝懼悚歎仰之至其前件文字六道并復繳進昨臣嘗
而奏乞諭三帥令時以探報事及區處之方奏聞不惟使之常

旨意亦可觀其隨事經畫如合聖意更乞繼此戒飭之伏乞
睿照

郭鈞等文字回奏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付下郭鈞雷世賢蔡戡文字三件謹已祇領續具進呈
伏乞睿照

折價文字回奏 十二月七日

臣等伏準聖旨付下吳挺奏諸軍折價文字謹已祇領候將來
提具到細帳卽稟聽處分伏乞睿照

鎮江多槳船回奏 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錢良臣奏鎮江修多槳戰船錢文字一件臣

已祇領續具奏稟

與王希呂咨目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說甚詳昨來郭鈞亦欲移所部兵專任此責非忠誠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國如此聖上極深嘉嘆但有曲折尙當詳議合肥地當四衝別無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能堅壁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而縱輕騎深入則和州孤城何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詢及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師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一面爲兩淮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雄駐定山互爲聲援乃無疎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輟若共遣若干人

馬爲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効用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爲上策但不知今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決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効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淮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宜速疾詳具以聞續當奏稟行下

奉詔錄卷二終

三月初四日按過臣特

司馬王希呂奏

奉詔錄

卷二

七

奉詔錄卷第三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八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樞密使

薛直繳進文字回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鄭大亨傳奉聖旨付下步軍統領薛直繳進馬政及京東海陸形勝預備等七事容臣子細詳看續具奏稟伏乞
睿照

延璽殺降御筆

二月初三日

朱安國論延璽卿來早詳奏殺降一節事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臣詳奏延璽殺降事臣適準再付朱安國文字已取索延璽元奏誅賊細數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批付朱安國御筆 二月十二日

覽所上二章具悉但延璽初約姜太老等盡數出降擒獲者死投降者生其餘黨不卽出降雖搜捕稍速然非已降之人延璽不過欲絕後患耳况湖廣頻有盜賊若不以功揜過則將何以懲勸故茲札示宜體此懷欲以此批付朱安國卿更便詳看或有不當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付下朱安國文字并聖訓諄諄形於親札既欲開

釋言者之惑又將保全立功之人不鄙下臣復令詳看大公至正母因母我甚盛之德孰不嘆服但安國察章諄諄專指言延璽殺降而已臣竊聽衆論或以其說爲過或以其說爲然蓋由在朝之士無由盡見本末安國所以謂璽有過無功今若遽頒以功揜過之詔則恐安國未喻深指彈文繼上却難區處臣意欲以其二章下璽具析璽必能鋪陳本末以解衆疑如此則既彰陛下聽言之公亦不失好生之意璽之被賞亦可安矣或此說未當則節假以前陳賈合對望以札示曲折與賈商量合宜諭安國庶幾泯然無迹事體甚順臣旣蒙聖問輒貢愚衷倘或不然更俟進止所有御批詳不敢輒畱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乞與金陵副都統閣仲賜帶并初除諸路都副統制未陞朝者陞朝武臣郡守未陞朝許繫紅鞋 二月十九日

臣昨日妄奏閣仲階官方是保義郎蓋欲於稱謂之間稍加別異方陛下愛惜爵賞專待有功無故加轉誠為僥倖臣故不敢復言退而思之尚有愚慮今具下項

一閣仲向來必經宣引未嘗會賜帶否今建康軍中統制官如李簡輩比已經賜其他則往往是大使臣例服紅鞋萬一仲未經賜則黑鞋角帶反在諸統制之下若聖意因其陞辭特加賜予則於遷轉無損而佩服有光未審聖意以為然否

一臣竊見文臣官小而除侍從例轉通直郎蓋欲其升朝也今諸路都副統制殺人不多陛下寵遇之禮實均侍從若他日出自聖意批降指揮今後除授而官未至上升朝者即與升朝竊計被此恩數必無甚多而仍畧寓均一文武之意此乃後圖今固未可敢因密啟就瀆宸聽

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今文臣小京官纔為通判便借緋魚而武臣小使臣雖為郡守亦止黑鞋角帶今若未欲遽賜閣仲金帶不審可降指揮武臣未升殿任知州軍副都統者許服紅鞋否更乞聖慈付有司討

論施行

御批卿奏甚當都副統制便帶升朝官可便自閣仲始可擬指揮來知州借紅鞵帶亦可擬指揮來閣仲俟朝辭日賜金帶

擬都副統制陞朝武臣紅鞵指揮

應除授在外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如階官未至升朝者與帶陞朝官

應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許權繫紅鞵角帶候回日依舊

回奏

臣恭進御批令擬兩項指揮謹具別紙所以不言自閣仲始者蓋既無今後兩字則仲便當應格所屬自合施行矣今內外諸軍人數極不為少止緣冗占太多其弊非一俟將上詳稟聖訓伏乞睿照

鄭興裔揚帥御筆 二月二十七日

揚州闕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觀其人累歷監司於職事不為苟且誠如聖諭伏乞睿照

繳進蜀中指揮御筆 三月十一日

四川總領傅鈞彭杲指揮忘記畱中却繳進入

回奏

臣早來伏覩再降下彭杲等書彙既別無處分并吳挺者並未敢脩寫欲俟十三日稟旨今準御筆謹用繳進并有鎮江以酒庫分在諸軍一事聞逐軍極費支吾其詳具在別奏乞紓聖慮別聽進止

與吳挺

得旨都統所奏欲將舊請折米價九引八引之人添作十引每歲計增錢引八萬四千三十餘道却將倍給七十六人添支九十三人使司例三百五十八人三項每歲多請八萬五千餘道

對稱其數既使軍中請給均平又免總所驟添財賦自非仰念國計下恤軍士誰能及此便可降旨施行緣興元金州諸軍折估亦用十三四州軍則例已密令馮憲傅鈞彭杲日下取見兩處數目候到卽一體行下免致再有奏請恐都統欲知曲折特令宣諭

與馮憲傅鈞彭杲

得旨聞蜀中諸軍折估糧米一項見用十餘州軍則例勘請其少者折價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引參差不齊深以爲念見今多者更不裁減外欲將少者一例添中引今後所招軍兵並以此爲率庶幾恩及將士無不均之患只恐總領所財賦有

限先嘗約度所添錢數就降處分除興州軍已曾取見數目外
其金州與元兩處可密切細算月糧一項見用幾州軍折估則
例內八引九引者幾人十引者幾人十一引十二引者幾人疾
速開具聞奏

論鎮江財賦 三月十一日

臣久聞鎮江軍中財用匱乏甚於他處翟安道屢曾援例乞借
鹽本不敢將上又詢訪得本軍有十酒庫向來都統司自行措
置用其利息為統制官以下共給之費後來主帥均與諸軍使
自措置却將應干支費並令管認既闕本柄不免於舖戶及都
統司總領所借鈔起債每月固已剋除利息及至發賣又多虧

此本利俱少將佐既乏供給或至資緣刻剝士卒嘗詢問
葉翥為總領及郭棟為鎮江帥時未曾如此軍中大不以為便
臣又問得金陵諸軍酒庫皆是總司抱認所以軍中無此一項
弊事夫統制官專以訓練為職豈能人人理財其間巧作名色
多占破人亦起於此臣欲乞批付吳琚翟安道令同共相度檢
照數年來因何改革今當如何措置候有成說然後施行更乞
聖慈詳酌可否既繫軍政不敢不奏

奉御批可依所奏疾速批問

付下吳挺書草回奏 同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吳挺咨目本即便脩寫先付其來人所有

批問鎮江酒庫事容臣十三日具稿進呈伏乞睿照

批問御筆

因見鎮江軍諸軍隊牌奏窠占六千餘人已令翟安道具細數適已付樞密院將上卿須痛加裁減庶幾不虛占軍籍如一項兵官下白直五百餘人自合差入隊人充今來却作占破此最為不當

付下翟安道文字回奏 三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翟安道繳進應管人數文字一件謹已祗領其前日多差白直等人數昨因閣世雄初赴襄陽曾恭稟睿訓令裁減冗占後來世雄奏到減下一二千人今欲候奏事日別

呈乞明指不虛破之數編諭主帥使之自行裁減聞秦庶幾盡事理伏乞睿照

論秦嵩田世雄兩易交割 同日

臣適觀御封付下雷正王渥奏令秦嵩田世雄兩易其任甚為允當已奉御筆依除一面施行外緣有二事合奏審今具下項一兩處皆是邊要兩人皆是郡守依條合候交割起發今來未審令各人一面牒州事與通判惟復別差人時暫往權一金州極邊屯駐軍馬偶然都統制傅鈞抱病軍中止有統制官三人內右軍張良臣去年十二月奉御筆點赴審察今正在路本軍惟存兩人前軍樊照見年七十一歲中軍

盧協節去年五月曾到行在人材亦平平升權統制為日尚淺皆恐未可倚仗而李思孝自鄂赴台復自此往計須數月方能到彼萬一傳鈞或有事故即此數月間帥守全關不可不慮

右欲乞聖慈先行宸慮庶幾來早朝殿可以恭聽處分伏乞睿照

奏留正欲與田世雄轉官 三月二十六日

臣已得旨擬催促田世雄赴黎州并委監司暫權金州只候來早進呈偶得留正劄子說欲與田世雄轉官之類未審聖意以為然否併俟來早恭聽處分合先具奏知其留正劄子却乞付

出

宣示田世卿等御筆 四月一日

今有誠諭田世卿并問郭鈞教閱人數不同親札錄白宣示卿等却繳進來

錄白親札付郭鈞

建康府駐劄諸軍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教閱人隊披帶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戰馬二千匹按本司兵帳見管兵四萬六千二百九十六人馬六千三百七十四匹數目大段不同可從實開具因依聞奏

錄白親札付田世卿

朕念卿材略嘗任爪牙備見宣力今再付總戎之寄於要衝之地委寄之重卿當體朕至懷凡選任施為之間務從公道毋徇人情副朕親擢之意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田世卿并問郭鈞教閱人數不同親札仰惟陛下垂意方面明於知人用其所長警其所短漢高祖御將又何加焉至於軍旅奏報一經聖覽率皆推見同異究其端由漢宣總數何以過此臣等捧讀再三無任歎仰欣幸之至謹具奏謝伏乞睿照

付閣仲御札

四月十六日

歷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眾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闕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君與廉頗同位何害焉卿以奢為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已嘗面諭此意故茲親札宜體至懷

大石契丹與兵御筆

四月二十一日

觀盱眙報大石契丹欲興兵事若無則已或果有之在我安得坐視他日我若徑舉兵則違誓約若因釁則將何以為辭卿須深謀遠圖俟數日奏來

卿以此密示郭棟同議之

候回奏同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報大石契丹事容臣二十三日約郭棣商議
同御筆繳進伏乞睿照

繳二十一日御筆奏 四月二十三日

臣昨蒙御筆連日伏而思之若彼果有釁臨時不患無說所急
者在於間探精審適約郭棣相見問其所遣之人云約五月回
盱眙昨遣黃政亦恐早晚有耗楚州羊家寨探報比他處似或
可信若諸處參合自當別具奏稟其付下宸翰謹先具繳進伏
乞睿照

宣示付吳挺御筆 同日

近得邊報大石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卿可分
遣間探明斥堠以詢其實若所傳虛誕切不可妄動果或有
之機會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備之人與之會議毋使常材
庶使一見信服事可有濟然此皆傳聞卿更審察事宜貴於
詳密以副朕懷故茲親札想宜知悉

付雷正御筆

近得邊報大石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已親札
付擬使之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詢其實若所傳虛誕以下事同前事
可有濟卿可與挺密議詳處以副朕懷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蒙宣示御筆二紙仰見聖明欲乘機會爲恢復之計此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也然臣等尙有千一之慮欲俟來早面取進止所有庚牌望少畱一日伏乞睿照

付下趙汝誼劄子 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金陵都統司中軍統制官李簡見爲公事都統司已差保義郎右軍統領權左軍統制劉忠管幹上件職事竊緣劉忠者才藝無聞資歷又淺徒以巧於讒譖叨躡陞進今又移差中軍事權益重欲望睿斷於三衙官兵內差撥一員前來管幹中軍統制官職事庶幾少安士卒之心

同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趙汝誼奏劄往者固嘗奏知郭鈞爲性剛簡多與文臣情意不通自梁師雄被召卽曾奏乞早差副貳自聖明選差閣中外皆謂允當近者趙汝誼到闕因相見大抵語意力主雷世賢而不喜郭鈞衆所共知亦有朝士勸其平心者然克已毋我自是聖賢事業汝誼豈能如此昨日臣所以乞與李簡降官離軍差遣正爲汝誼此舉失當欲稍調護之耳陛下令降官放罷此大公至正之理也今汝誼密奏劉忠不可用乞睿斷差統制官前去如此奏陳初無形迹却爲得體其劉忠爲人臣不及知或是郭鈞偏信亦或有之今若自此移一員去既出聖旨郭鈞等安敢以爲疑但恐由內而外頗似左遷若於統

領官升遷遣去則彼一軍之人必謂我軍豈無可用之將何至煩三衙差人前來在常情或以爲恥此非爲鈞等計也臣有愚見輒就奏稟去夏建康左軍統制官李浩因郭剛身故在客位與統領闕再與喧爭得旨降兩官充統領今若作念舊及期與率復中軍統制填李簡闕則上下自然無詞而汝誼所奏亦已施行足彰聽信之公似爲兩得况李浩頗有聲於行伍當時所坐不緣賍私而又兩官未復猶足示懲未審聖意以爲然否汝誼元奏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或未欲牽復李浩卽且令權統制以責後效并乞聖裁

奉御批依奏

許浦海船置柁師回奏 同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錢良臣奏鎮江許浦海船合置柁師事令臣條具將上臣向來嘗奏鎮江船多而人少恐緩急闕誤今須專責本軍別揀水軍一項如統制將佐皆選諳識海道之人乃可爲用前日所以起福建人船來許浦者正以其船及柁師皆半壯諳熟所有官中舟船久在岸下雖逐旋補葺終是少得堅壯止可橫江耳尙容逐旋條具稟旨伏乞睿照

盱眙傳聞御筆 六月七日

昨日見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絕契丹此事甚爲可駭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絕契丹大抵虜人多詐
是特揚此聲以安人心旦夕吳挺處金字牌回可知端的伏乞
睿照

付下榮茂宗進狀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榮茂宗進狀一件謹已祗領續稟進止伏乞
睿照

王德探事御筆 五月四日

近日將玉爵來者王德卿可令往北界探事許以補官續次
令赴東華門祗候欲賜錢帛仍令疾速往回

回奏

臣伏準御筆欲令王德往北界探事容臣一面呼來諭以聖意
但携玉爵而歸乃乾道年間恐歲月已久未必有脚引之類可
以使用俟問得子細卽續具奏伏乞睿照

審問王德奏 五月六日

臣適呼王德畧論聖意果云元是乾道九年到北方今彼界增
置擺鋪仍添合同須就盱眙經營□月十日乃可得之以此往
回恐不能速其人今年六十頗似誠實但耳微覺重聽不知幾
日令就東華門祗候伏取聖裁

于斌間探奏 六月六日

臣伏蒙聖慈差人傳旨押孫應相見已面昨日安豐軍咨目分

付訖其年稍高恐未必能深入近有一士人薦鎮江前軍第二將訓練官于斌年五十一歲^為潯州人知書有膽畧可充間探臣亦未敢輕信欲作書與吳玘翟安道先令物色如果有可取即令略赴密院稟議伏取進止 御批依奏

付下吳挺劄子回奏 六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回奏正緣前日御筆訓諭曲盡事宜在挺安敢鹵莽回報况挺世將深沉非如他人輕信道路之言者臣所以屢奏須俟挺處消息想繼此續有奏牘伏乞睿照

黃政告身回奏 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內侍張思溫傳奉聖旨黃政權差往盱眙軍幹事本人^將官告命候回程日給付臣謹已遵稟一面收下候本人回稟日給付伏乞睿照

習右射御筆 七月六日

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札下江西四川諸軍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即已遵稟札下江西四川諸軍伏乞睿照

繳留止書回奏 七月七日

臣早蒙聖諭奴兒結事今節到始末具在別紙并臣昨以所降指揮有曲折不可明言者遂以私書諭留正使之過為隄備所得回書本不敢進呈既蒙宣問恐宸衷欲知其詳輒同繳進庶幾清閒之燕可以詳覽恭候降下別擬指揮或以咨目再三丁留正伏取聖裁

付下留正書回奏 七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留正回書等二件並已恭領臣昨蒙聖諭再以書丁留正見今具草俟十日進呈畢脩寫發行伏乞睿照

付趙汝愚御筆 汝愚奏劄附後 同日

覽卿奏劄言向者地震之異而福建尤甚詞意懇切足見愛君之心卿於本路凡守令賊汙而法外誅求兵官庸謬而非理掊刻皆當早聞達而更易之至於盜賊結連亦當防其邪孽預捕獲之若此數事更宜廣布耳目微則易治蔓則難除卿所知也卿既任一道之寄而聞見如此尤甚宜加意以寬顧南憂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汝愚奏劄 節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浙江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為變異

付訖其年稍高恐未必能深入近有一士人薦鎮江前軍第二將訓練官于斌年五十一歲潞州人知書有膽畧可充間探臣亦未敢輕信欲作書與吳玘翟安道先令物色如果有可取卽令略赴密院稟議伏取進止 御批依奏

付下吳挺劄子回奏 六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回奏正緣前日御筆訓諭曲盡事宜在挺安敢鹵莽回報况挺世將深沉非如他人輕信道路之言者臣所以屢奏須俟挺處消息想繼此續有奏牘伏乞睿照

黃政告身回奏 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內侍張思溫傳奉聖旨黃政權差往盱眙軍幹事本人將官告命候回程日給付臣謹已遵稟一面收下候本人回稟旨給付伏乞睿照

習右射御筆 七月六日

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札下江西四川諸軍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卽已遵稟札下江西四川諸軍伏乞睿照

繳畱正書回奏 七月七日

臣早蒙聖諭奴兒結事今節到始末具在別紙并臣昨以所降指揮有曲折不可明言者遂以私書諭畱正使之過為隄備所得回書本不敢進呈既蒙宣問恐宸衷欲知其詳輒同繳進庶幾清閒之燕可以詳覽恭候降下別擬指揮或以咨目再三丁寔畱正伏取聖裁

付下畱正書回奏 七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奉聖旨付下畱正回書等二件並已恭領臣昨蒙聖諭再以書丁寔畱正見今具草俟十一日進呈畢脩寫發行伏乞睿照

付趙汝愚御筆 汝愚奏劄附後 同日

覽卿奏劄言向者地震之異而福建尤甚詞意懇切足見愛君之心卿於本路凡守令賊汙而法外誅求兵官庸謬而非理掙刻皆當早聞達而更易之至於盜賊結連亦當防其邪孽預捕獲之若此數事更宜廣布耳目微則易治蔓則難除卿所知也卿既任一道之寄而聞見如此尤甚宜加意以寬顧有憂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汝愚奏劄 節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浙江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為變異

非小伏見景祐熙寧及太上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若聖意勿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闕失

同兩參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汝愚奏劄并所賜御筆臣等並已伏讀訖汝愚身備侍從職在典藩因事告獻仰動天聽重煩宸翰告戒諄諄慮遠聽言益昭聖德臣等無任歎仰之至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統制推恩等御筆 七月十一日

已引對統制數人欲與推恩可擬指揮來日將上內侍封贈

等內降指揮可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已引對統制官數人令擬指揮推恩臣謹已遵稟來日將上所有內降內侍封贈等指揮恭依聖訓繳進伏乞睿照

延聖敎官張德元轉官御筆 七月十三日

洪邁奏二件以盜賊爲慮今又用親札戒諭汝愚延聖專以寇盜爲備但恐延聖懲近日之事緩急不甚用力若或以捕賊有勞與敎復元官如何

歸正統領張德元已七十餘歲磨勘不行止欠一官身後致

仕可蔭其子作甚道理可與轉得此一官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下詢延鑿敘復及張德元轉官事已一面商量作一道理來早稟旨伏乞睿照

擇人替盛雄飛御筆 七月十五日

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臣昨日已傳聖旨諭郭棣連日又曾催促郭棣云選得一名見在平江收放已令呼喚旦夕便到容臣更促棣即便發遣伏

睿照

張元政左翼軍統領奏 同日

臣等據殿前司申乞差張元政左翼統領元申并擬到指揮謹具繳進運入恭候批降即令來日起發伏取進止

奉御批卿等可當面戒諭管眾務在寬猛合宜毋得掎刻士卒如有違戾重作施行令具知委聞奏訖遣行

問虞允恭御筆 七月十八日

未有官司關報如何據承局說輒舉哀素服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高震奏允恭事乃與前日不同既止因承局

口說豈有不俟朝省公文便如此大作禮數竊恐其父子間別有曲折數日後想接續報來伏乞睿照

奉詔錄卷三終 三月初四日校